

閒情無憂奧克蘭

歐噴邁勒

深深感謝這群法友的護持和照顧，也感受到慢活和樂活的必要。而這個美麗的淨土，不是往生而得，全賴同行同願者莊嚴打造。我將永遠記得楊家院子裡紅通通的蘋果樹，和奧克蘭雨後的雙彩虹。

轉向南半球

每年除夕，對一個流浪僧而言，頗感棘手：回俗家嘛，僧俗隔礙；若留在掛單的常住，對台灣小廟而言，內外仍有別。

往年，大都去泰北當義工，很容易打發這節日。

2003年元月，鄰近過年，動念想去南半球參加內觀。原先屬意的是澳洲，不巧，聽說有森林大火。於是改向紐西蘭的內觀中心提出申請，很幸運地，他們接受了我，並同意讓我提前去，擔任臨時法工。

早班的飛機。三點半起來梳洗，到台中搭統聯，半路塞車，拼命持大悲咒，幸好很快通過。CHECK IN 時嘗試改返台日期，但訂不到，只能到奧克蘭再碰運氣。

在曼谷等轉機，等了五小時。這一次對出國有一種厭倦感，很想安定下來。看著人來來往往，感覺自己像遊魂，一切變得很虛妄。

持楞嚴咒、彌陀經、然後看書……。

在機上睡不好，早上的餐點沒胃口。到雪梨須下來作安檢，登機後又有一頓，向空服員擺擺手，不吃了。

到了奧克蘭機場，首先迎接我的是狼犬，牠們繞著行李箱東聞西嗅，我把泡麵特別拿出來申報，心裡有丟到垃圾桶的打算。海關人員很友善，微笑擺擺手讓我出關，還問我是否需要什麼協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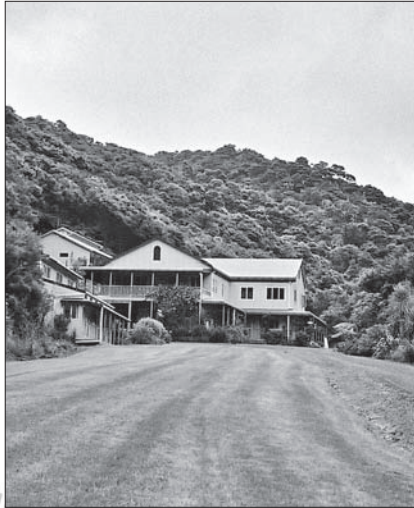
疲倦地推著行李出來，看到一女眾舉著寫有我名字的牌子，她是蔡如嬪，與方先生受內觀中心之託來接我。

出了市區就是連綿的田野與成群的牛羊。

如嬪在車上問我許多佛教的問題。

內觀中心在山上，女經理帶我安單、接受助理老師的頂禮。行李整頓好已快八點，但天色還很亮，四周花草芳香，空氣清冷。

我已經在南半球了！



◎綠意圍繞的內觀中心，讓人熱惱頓息。
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有關奧克蘭

我的工作是大時段打鐘。

除了集體共修，我可以在中心四周的草坪和森林中經行，融入大自然的感覺真好。

中心的伙食很簡單，早餐是麥片粥和蘋果，中午有時吃飯、有時提供麵包、馬鈴薯，外加一兩道菜，簡單、營養。奇怪的是也提供咖啡和茶，這在主張禁止刺激性飲料的內觀中心而言，著實特別。也許對當地人而言，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吧。

我選擇喝薰衣草茶。

第二天午後，一位和我同時到的法工，馬來西亞華裔女子Kam來談話。她畢業於馬大中文系，從事出版業，因感情失意，決定出走療傷。辭去工作，賣掉房子，她預計用一年時間來流浪。

第一站到澳洲，除了旅行，在雪梨內觀中心禪修及當法工一個月。轉到奧克蘭，先來中心，之後想去農場打工，體驗不一樣的生活。現代都會女子自有一套生命哲學！

禪十結束，有三天假期。

助理老師很高興有比丘尼來，希望我能協助中心給當地華僑辦個

內觀說明會，鼓勵大家禪修。心想：一個人都不認識，怎麼「辦」？

方太太建議去佛光山道場辦，但寺院離北岸太遠，且他們忙著建設，聽說每天要做、蒸許多包子義賣，實在不忍再增添常住麻煩。

一個居士載我去普賢寺見常靈法師，本想借她的道場辦說明會，但過年拜梁皇懺不方便。倒是遇到在妙心寺禪修時，同寮的道友文宏法師，異地相逢，彼此都很訝異。

在普賢寺用畢午齋，前往獨樹山參觀。

名為獨樹山：高183公尺的山頂上，僅有一棵樹的景象。曾經是奧克蘭最著名的地標。獨樹山原是紐西蘭原住民——毛利族，最大且人口最稠密的村落所在。在1876年之前，山頂是一棵紐西蘭原生種的Totara樹，之後改種外國引進的蒙特利松樹。

由於毛利人認為此舉有污蔑當地的神聖意義，數年來不斷嘗試砍掉樹，市政府只好在松樹上綁數根鋼纜來保護。1999年被電鋸所傷後，市議會終於決定基於安全理由，2000年，讓這棵爭議的樹壽終正寢。現址不再種任何樹，僅豎一紀念碑，獨樹山One Tree Hill也就成了沒樹山No Tree Hill。

目前獨樹山只有一個紀念塔供人拍照留念，站在這裡可以鳥瞰整個奧克蘭，整個奧克蘭也幾乎都看得到位於丘頂的紀念塔。



◎ Kam（左）是一個獨立的旅人，正以雙腳品味人生。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下山去天鵝湖。這是一個很大的湖，湖裡有來自澳洲塔斯馬尼亞島的黑天鵝，脖子長長，優雅萬分。我們拿著土司，它們就圍過來；但海鷗很狡猾，總是搶在笨拙的天鵝面前把麵包奪去。

看到有人在垂釣，他們說紐西蘭某些魚類捕捉數量有上限規定，而且淡水魚少，不可買賣。想吃，得自己釣，而且只能釣45公分長、重1公斤以上的魚。釣魚前還要申請「釣魚證」。每個湖泊有不同限量規定，以天鵝湖為例，最多只能釣三條，有些魚要在特定月分才能吃，以確保各種魚種都能永續生存。要是不信邪，警察隨時會來查驗。

剛拿到駕照的楊先生補充說：紐西蘭的交通安全，特別強調禮讓行人，而且坐在車子的任何位置都必須繫安全帶。當地人非常遵守交通規則，只要看到人行道上有人在行走，遠遠地就必須停車，否則就要400新幣的罰款。

在這裡，生命特別受到尊重。

回到內觀中心，明顯感覺市區和山上的溫度差蠻多的。雖然白天太陽一出來，溫度會飆到三十度，但晚上氣溫像溜滑梯，需要蓋厚毛毯或開暖氣，這還是南半球的夏天呢！

接下來是新的一期禪修。調整好身心，萬緣放下，用功去。

天堂的顏色

禪修第十天，放香的下午，庭院裡的景象令我大開眼界：西方學員徜徉在草地上曬太陽，像在海灘上作日光浴般，天啊，禪修中心！

但很快轉念：不能用我的尺來衡量，這些自由慣了的人，能禁語十天已經很難得了！

一個女法工理了光頭，還說是受到我的影響，並強調這樣比較不會吸引男士垂涎。但她穿著露前露後的緊身衣，因此，我對她的說法不予置評。

晚上，幾個人約好去中心的後山觀賞螢火蟲。看螢火蟲不能帶手

電筒，我擔心走山路會踩到蛇。方太太說紐西蘭是石灰岩地質，所以沒有蛇；露營登山都可以放心；而氣候寒涼，自然也沒有獅子老虎等猛獸。

紐西蘭北島有一個鐘乳石螢火蟲洞。傳說1887年，一名英國測繪師，在當地毛利酋長陪同下，乘亞麻小筏，手持火把進洞探險，發現了洞內奇景。這些發光體是當地一種螢火蟲的幼蟲。成千上萬的螢火蟲，在巖洞內熠熠生輝，燦若繁星。有人把這種自然奇觀稱為「世界第九大奇蹟」。

中心的螢火蟲想必沒有鐘乳洞的壯觀，但當我們摸黑到水塘邊，還是被眼前所見所震撼：我發現前面的水面似乎有光影搖動，一抬頭，才發現自己已處在一片「星空」之下，頭頂似乎有條淺綠的光之河在流動。仔細看，綠色的光點如滿天繁星，閃閃爍爍。密集處層層疊疊，稀疏處微光點點，尤其是從水中倒影看，更漂亮，美不勝收，彷彿仙境。

躡手躡腳回頭走，赫然遇到一隻果子狸蹲在路中央，果真是紐西蘭無所不在的動物。十八世紀初，紐國政府為推廣毛皮事業，果子狸首次被引進。也因為如此，到1950年左右，果子狸一直被列為保護動物的一種。

紐西蘭的自然生態中，並沒有果子狸所懼怕的天敵，於是果子狸子便毫無顧慮地大量繁殖。每天吃掉將近二萬噸的林木植物，連紐西蘭國鳥奇異鳥的蛋也逃不過牠們的獵食，造成紐西蘭稀有動植物瀕臨絕種的危機。

依政府的估計，果子狸的數量將近有七十億之多，對於以農業和觀光業為主的紐西蘭來說，絕對是一大威脅。每年政府花費五十億的經費管制果子狸，且鼓勵民間業者銷售果子狸毛皮的製成，並雇用獵人在果子狸經常出入的地方，直接獵殺或設置特有的毒藥。

次日，楊先生和方先生來載我們去看拐子角(Cape Kidnappers)尖端的塘鵝棲息地——全世界兩個大陸塘鵝棲息地之一。



◎塘鵝每年八月到隔年三月，群集拐子角求偶、築巢、孵育下一代。
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塘鵝是一種體型較大的海鳥，有著長而尖的翅膀和金黃色的頭。牠們的捕食方式令人稱奇：當塘鵝從高空集體衝進海中捕魚時，速度可達145公里／小時。

區域內目前規劃成一個適合露營、野餐、衝浪的公園，每年八月到三月，是觀賞塘鵝最佳時間。一年約有1200對的塘鵝在此求偶、築巢、孵育下一代。

移民家庭

離開內觀中心，僑界領袖方太太幫我安排住在楊榮山先生家。楊家有兩層樓，一樓剛好空著，方便我起居。

事後楊太太告訴我，聽到我要住她家，她本來很焦慮，因為她尚未學佛，擔心作息和飲食不能配合。也許是天意，楊先生痛風發作，必須改變飲食，而她兩個兒子很期待我去帶他們作早課。就這樣，我融入這個移民家庭。

楊先生以前在台灣開店做生意，有柏青哥等業者要求於其店前擺幾台，每月可收入十幾萬租金，這樣「好康」的事，楊先生拒絕了，他說自己也有小孩，深知沉迷電玩會殘害孩童，因此不賺這個錢。楊

太太從事美容護膚業，生意非常好，利潤也很豐厚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們發現大兒子凱宇補習補到臉色蒼白、個性封閉；小兒子凱威才小二就近視一千度，夫婦開始反省：這是我們要的生活嗎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！於是，他們結束了如日中天的事業，辦理移民。

兩兄弟個性截然不同，大的內斂沉靜，小的活潑「賢慧」。

凱威因為生來白胖可愛，家族成員爭相抱疼，沒有機會練習「爬走」，因此四肢末梢的刺激不足，運動統合能力失調，常會跌倒，現在必須治療，重新練習走路。

每天一大早，兩兄弟和他們的表姊俐媽與我一起持大悲咒、靜坐，然後練習小提琴、吃早餐。九點左右才上學。

由於紐西蘭人普遍都不重視午餐，一根香蕉，兩個蘋果就打發了。所以，他們大都是準備一個三明治作為午餐。

下午三點放學，有大把的時間與家人共處。作業頂多是上網查一點資料，比如孔雀有幾種、特色為何之類的，絕無熬夜寫功課之事。

有一天，凱威回來哭喪著臉：「老師罵我！」



◎楊家的這一對兄弟和俐媽，每天跟我一起做早課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「愛的教育，怎麼會？」

「因為昨天我把鉛筆盒帶回家，而老師說我們太小，手還不適合一直寫字，因此不能把筆帶回家。老師還說回家就是要玩。」

雖然不用寫讀，但有時規定要他們烤麵包、打工賺錢（凱威就去幫鄰居遛狗）。

一回，他邀我去看他上課：到外海划獨木舟，船行到大浪處，老師會故意打翻獨木舟，讓孩子想辦法自行求生。訓練學生打點日常家務，就是小學的重點。

唸中學的凱宇功課多一些，但也從不見他三更燈火五更雞。

倒是九一一事件之後，學校出了家庭課業：

數學和物理科：飛機在什麼角度可以撞毀大樓？

社會科：遇難家庭會面臨什麼問題？如何處理？

英文科：寫一封信給美國和施暴者。

作業大部分需要家長參與，充分展現學校整合各科目的用心。

凱威常主動問我：「需要幫什麼忙？」還帶我去附近散步，跟我介紹紐西蘭種種，尤其是有關Kiwi和毛利人的故事。說到Kiwi，可不是超市上賣的奇異果！

Kiwi，是紐西蘭才有的鳥，也是他們的國鳥，紐西蘭人也會以Kiwi自稱，代表紐西蘭。這種鳥，中文直接音譯為奇異鳥。牠們的確也很「奇異」——圓胖的身體，尖尖的鳥喙，但沒有翅膀，不像雞或企鵝帶有羽翼。

紐西蘭人除了會用Kiwi自稱之外，如果對男人用Kiwi來形容，即表示這人相當地貼心、忠貞。這跟Kiwi的習性有關：

奇異鳥夫婦非常恩愛，一經結縭，就廝守一生。如果其中一位伴侶不幸喪偶，另一隻在十年內不會再求偶，獨身度日。據悉，有些奇異鳥夫婦延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——差不多是它們一生。賢伉儷倆在夜間會一起出外覓食，並鞏固它們的勢力範圍。一個晚上它們必須巡邏相當於八十個足球場大小高山峻嶺、叢林小溪的領域。又，母鳥比公鳥長的碩大，它們可是妻管嚴的家庭制度。

至於毛利人，看過「鯨騎士」影片的人應該印象深刻。曾經參訪過紐西蘭的台中市長胡志強說過：「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中，官方文獻證明，毛利人是四千多年前從台灣移出的原住民，也有科學驗證，台灣原住民的DNA和毛利人的DNA，百分之六十成分相吻

合。」

凱威則是告訴我：毛利人最早是亞洲居民，三世紀時向南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遷徙。當歐洲人還在懷疑地球的彼端有沒有土地時，位於夏威夷南方的夏威夷(Hawaiki)島民，已乘著木筏向南方探索，並在西元850年來到了紐西蘭。偉大的毛利航海家庫珀(Kupe)在星辰的導引下，率領族人橫渡大洋，給這個杳無人煙的島嶼取了一個詩意的名字——長雲裊繞之島(Aotearoa)。1200年，毛利人已分佈在北島和南島的許多地方。他們從豐富的自然資源中獲取食物，並有著簡單的貿易行為，所謂的「毛利文化」便日漸形成，口耳相傳，一代接一代地流傳下來。

毛利族的男人是優秀的獵人、勇猛的士兵，善於以歌唱舞蹈來表達情緒，舞中吐舌動作表示不屈服，現在則是表示歡迎之意（鯨騎士電影中可見）。

毛利人可說是天生的藝術家，木雕、音樂、舞蹈都展現出極佳的天賦。毛利文化是紐西蘭所獨有。全世界只有在紐西蘭，才能充分感受到這個古老民族充滿活力的文化。

在歐裔執政者的懷柔政策下，現在毛利人約佔紐西蘭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，羅托魯瓦是毛利人大規模集中的最大城，毛利社區及雙語學校林立，還有毛利電視節目。

有天晚上去李曜夫婦家參觀，他們準備了台式涼麵招待我們。每個家庭的風光都不同，他們家走典雅路線，屋後還有一大片森林。

李先生在台灣是空軍高階技師，某日感慨自己研發的是「殺人技倆」，就辭職，申請移民到酷愛和平的紐西蘭。現在，他每天練書法，看淨空法師的講經DVD，還積極研究地圖，想要開計程車補貼家用，一派溫文儒雅，完全改變了。

來自河南鄭州的的孫老太太是另一個典型。她來奧克蘭看女兒、女婿，受不了這兒的無聊和悠閒，又沒有牌搭子，直嚷著要早點回大陸。她的丈夫生前是財政廳長，據說過年時門外送禮的人大排長龍。

她表示對佛法有興趣，希望我有空去河南看看；但她的女婿趙先生是無神論者；十八歲的孫女則是一胎化政策的產物，集三千寵愛於一身。當孫老太太問她以後是否要照顧奶奶時，她回答：「老人最好去養老院等死！」

有次散步，一個阿婆前來攀談，原來是上海的退休名醫——倪乃麗女士。倪老太太學佛很深入，還曾是上海居士林的主席。上海女人的精明幹練，在她身上一覽無疑，經過交談，我把她推薦給楊家，建議她們可以常向她討教。

不可思議雲來集

為了內觀說明會，太太們積極地動員，還到大賣場夾報發傳單。男眾則是找人借到社區大禮堂、準備餐點；。大家都熱情地支持、聯絡，但誰都沒把握會有多少人來。

說明會當天，人潮陸續到會場，除了台灣人，大陸同胞也不少，總共有一百多人。進行的方式主要是我對內觀作簡要介紹，然後安排四個參加過的學員發表感言，最後請助理老師代表內觀中心致詞，Kam則擔任翻譯。當場很多人索取報名表及詢問詳情，效果不錯。

辦完活動，幾個家庭陸續來請法。

有個基督徒侯小姐希望我跟他的小孩談談。她住海邊，屋外即是廣闊的海洋，然而她的心很苦，因為孩子叛逆，喜歡玩樂，加上耽溺網路遊戲，行為已出現偏差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的先生即是電玩的設計師，經常國內、大陸兩地跑，這令我聯想起楊先生拒絕柏青哥擺攤的見解和抉擇，父母是一面鏡子啊。

二月六日是英國人和毛利人簽協定紀念日，全國放假，楊家和李家一起出遊。

我們的行程包山包海。

奧克蘭是個容易讓人感受到悠閒浪漫氣息的地方，難怪常被選為全世界最適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。沿山坡而建的奧克蘭市區，市容高



◎ 大片草原加上綿羊，是否就感覺心曠神怡了呢！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低起伏甚大，下坡時眼前常常是美麗的海岸，上坡時卻是大片如茵綠草開展，成群牛羊怡然自得地吃草，讓人的心情整個鬆懈下來。連第一大城都是這麼悠哉的景象，怎不讓人想遠離市囂，在此無憂無慮地住上一輩子！

從楊家陽臺可以看到對岸呈對稱角錐狀的火山島——朗吉圖圖。本以為登朗吉圖圖是一件輕鬆平常的事情，誰知道不是那麼簡單。

先搭早班船登陸。

這島沒有我想像中的小，導覽地圖上顯示有好幾條登山步道，其中主道要爬一小時才能到山頂，其他沿岸的步道從地圖上看起來還更長，所以我們就只走這條主步道，慢慢走。開始先沿著岸邊漫步，有一些供遊客休息的木造平台搭在岸邊，遊客中心呈開放式的木屋形式，洗手間裡特別註明水不能飲用。

岩岸沒有海灘，往島上走就是一整片茂密的綠色山林，走上步道，綠樹之下的土地全是黑色火山石。十分鐘後，平坦的碎石路面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自然的登山小徑，大塊小塊的岩石高低不平地夾雜著樹根，形成不規則的階梯。這裡行走的速度變得非常慢，只能專心地注意腳下岩石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拐到腳。

小徑轉入一處濃密的潮濕林地，步道成了一條彎曲的山路。大概



◎海的對岸呈扁三角形的，正是 Rangitoto 火山島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又走了十五分鐘，終於看見寬大平穩的木製階梯，順著木製階梯向上走，想到很快就可以看見美麗的360度海景，心情也跟著雀躍起來。

至山頂，雲霧覆蓋住的藍色大海，美的像通往另一個國度的路。

楊先生不停地強調紐西蘭就是極樂世界：這裡的人，不是把累死累活掙錢放在第一位，而是儘量尋找生活中的美好。

同行同願莊嚴淨土

我的牙刷壞了，他們帶我去超市選購，訝異的是，一隻普通的牙刷竟要一百二十多台幣！原來，紐西蘭講究環保，國內不製造紙漿或塑膠等高污染的產品，除了酪農業，其他的東西都寧願仰賴進口。所以，凱威買一本薄薄學音樂的拜爾，要七百塊台幣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雖然這些移民家庭的經濟都不差，但因物價高，大家都非常節儉。我來二十多天，包括外出旅遊，也都是自備餐點。一來是外面賣的東西都很貴。二來是這兒的餐飲業並不發達，不像台灣到處餐館林立。三者，紐西蘭重視家庭生活，大部分的家庭都自己開伙。

濃濃的家居味道，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雖然如此，這兒的孩子卻非常獨立：一滿十七歲，就用卡車載走行李，自力更生。若還要住家裡，有的父母就會收取房租。從小學開始，紐國的教育就訓練孩子獨立思考、生活，鼓勵冒險。尤其，他們



◎第一次到奧克蘭，即受到這一群大大小小的台灣移民招待，始覺「相逢真是有緣」。
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重視一技之長甚於學歷，所以每個孩子都能快樂地學習。

我想：在台灣，十七歲的孩子在做什麼？多少人讀到研究所還靠父母供給一切？

連日偏勞大眾，暗忖該給予回饋，於是野人獻曝：主動提出分享讀書架構表的習作和意識會談技巧，以促成這群善男子、善女人讀書會的成立。

幾個家庭扶老攜幼來參與這兩堂課，課前簡單的共修儀式，課後特別回向給剛驗出罹癌的黃秀鳳居士，氣氛溫馨和諧，互動良好。

就在回台前一天，楊先生一家四口和俐媽提出要皈依，還特別騰出一個房間安置佛像，要當靜修的佛堂。於是，在這閒情無憂的國度，我披上袈裟，首度為人作皈依證明師。

近一個月的奧克蘭民宿體驗，就要揮別。

深深感謝這群法友的護持和照顧，也感受到慢活和樂活的必要。

而這個美麗的淨土，不是往生而得，全賴同行同願者莊嚴打造。我將永遠記得楊家院子裡紅通通的蘋果樹，和奧克蘭雨後的雙彩虹。☸